

府城掘寶記

◎文/St. Louis 大學及 Glennon 樞機主教兒童醫院小兒科 朱真一

前言

約四年前，謝奇璋教授擔任《成大醫訊》的總編輯時，寫信來邀稿寫與台南有關的醫學典故，從此開始四年在《成大醫訊》連續刊登台南的醫學史文章，謝教授卸下總編輯一職後，以後的編輯也循例邀請，繼續台南醫學史的話題。2012 年秋到成大當客座講座教授時，更趁機整理編輯了書稿。上一期本就寫了不少有關出版此《府城醫學史開講》一書的經緯，以及林其和前院長的推薦序文。

書出版後，我剛好有機會返台參加兩會議，承蒙「心靈工坊」出版社及謝教授安排在安平의 誠品書店及台灣文學館舉辦「新書發表會」，及醫學院書店的簽書會（圖一）。當林其和前院長到安平的誠品聽我講〈府城掘寶記〉後，吩咐我到成大時再講一次。因為匆忙未宣傳而鮮為人知，參加人不多，所以這裡再補充一些資料，在此醫訊寫出，希望更多人會提供資料或給我尋找的線索。自己講自己時，總難免講些自己的好話（吹牛），不過仍可趁此提出此書中錯誤的網站地址。

常有人問我，這些資料如何找到？有次總編輯對我找資料的能力還稱讚地說「嘆為觀止」（註1）。甚至有人跟我說：「您應該去歷史研究所開課，跟研究生談如何尋找資訊及判斷其真偽」。其實，醫學訓練對我探討歷史資訊很有用，就



※ 圖（一）新書《府城醫學史開講》發表會的海報；跟書封面類似，稍帶粉紅色有英文字母的地圖是什麼時代的？白色的部份是什麼？圖中的聽診器及顯微鏡，有什麼意義？（請看文後附錄的解釋）

像診斷要正確，最需要的是找診斷的資料如病史、體檢、影像及各種檢驗等，再多思考鑑別診斷，才能做最正確的診治。最近幾年雖已退休，仍在服務的兒童醫院當志工上課以及每次回台灣各小兒科演講，都強調鑑別診斷的重要性。

鑑別診斷歷史的資訊

有位前輩說，台灣的醫界及學術界，迷漫著太多的 PFF，就是抄襲 (plagiarism)、錯誤 (falsification) 及造假 (fabrication)，這種 PFF 的資訊傳達又廣又遠，影響深遠。所以如何懷疑所得到的資訊正確可靠又如何去查證，變得很重要。

2012 年 10-12 月到成大當醫學院的客座教授，很高興在成大時，聽賴明詔前校長的演講，演講中他強調科學及學術，求「真」最重要，教學教「觀念」比教「資訊」重要。接到那時剛出版的《成大醫訊》（2012 年 9 月；23 卷 2 期），林其和前院長寫「教育不是灌輸一大堆事實，而是一追求真理的過程」，非常高興賴校長及林院長強調「真」、「真理」的重要（註 2）。

同樣地，下面談挖掘府城的寶藏，也要多懷疑寶藏的真假，如何查證真偽、追求正確的「寶藏」很重要。撿到或挖到的「寶」，要懷疑是否真的是寶。聽到的資訊是謠言否？家屬的信函可靠嗎？一些書籍文件甚至學術界的著作如上所言，不少抄襲、錯誤及造假，要多多存疑，廣去查證。下幾節談的經驗多少會討論這些問題。無論臨床工作、醫學研究或探討歷史都要記得正視「資訊的正確可靠」（註 3）及「存疑、查證、求真」（註 4）。

無心插柳柳成林（蔭、影）

上期及上面談過，出版此書是「無心插柳柳成林（或『蔭』、『影』；我比較喜歡『林』）」」。其實比 4 年前這更早，就去探討台灣的醫學史，多少還是跟府城有關。因為有次被問誰是第一位台灣人醫師赴美留學？我再轉問很多前輩，可說沒人知道，一直到有次因提名林宗義教授為台美基金會貢獻獎，跟林教授談到這問題。府城出身的林教授，提到也是府城的前輩的劉清風醫師，早早畢業於美國的醫學院。

開始去探詢此線索找劉前輩的資訊，第一個拜託請幫忙找資料的，就是我的府城同學，賴明哲醫師，前成大賴明詔校長的哥哥。那時聽說他要回台省親，請他回台南之際，幫我問問劉清風醫師的資料。那時劉前輩早已逝世，逝世前又早不行醫，在醫界不活躍，大部分府城人士早已不知道他。到台南探問時，自然不容易問出所以然來。

我也從此開始我的「掘寶」生涯，當然挖掘出來不只是府城之寶，連帶其他台灣早期的歷史文化、醫界典故以及從此引伸的資訊。1990 年在當時剛創辦的《自立周報》，我還寫過一文〈掘寶記〉，寫開始時如何「挖掘」台灣早期醫界典故之寶。此文後來也登在我的第一本拙著中（註 5）。以後從挖掘的寶藏，陸續出版另兩本醫學史的書（註 6,7）

府城寶藏無窮

現代醫學從府城開始，早期最多的醫療宣教師在府城活躍。府城人士自然得風氣之先，台灣的現代醫學發展從府城開始。歷史最悠久，故事、文獻當然最多，可說寶藏無窮。台灣醫療史上，府城有最

多第一頭銜的人物，如上述的第一位美國醫學院畢業生，第一位赴美進修的醫師前輩，第一位留學加拿大、法國、德國的前輩，第一位去香港學習現代醫學的牙醫，都來自府城。

更多台灣現代醫學黎明期的故事，如第一位來台的醫療宣教師馬雅各，第一間醫學診所及仍繼續持久的醫院，第一位女醫師，台灣人最早跟傳教師醫師學習現代醫學的「洋醫」們，第一本羅馬字醫療教科書，第一所「醫學校」，台灣人第一位「醫學教授」，第一本醫學史等等，都是醫學史上很有趣的寶藏。

以上提到的各項在這本書中提到不少，但是仍有很多還沒或還不夠詳盡地去探討，各種寶藏仍深深地埋藏於各地等待挖掘。所以此趁此文呼籲，不只我，大家都可投入挖寶工作，我這裡寫出的東西，算是「拋磚引玉」，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。

何時何地都可挖掘府城寶藏

「印刷術改變人的思考方式」，同樣地電話、傳真、電視、email、網路到最近各式各樣的社交媒體，都一步一步地改變了人的思考方式及行為。這些較新的資訊傳播技術，讓挖府城的寶藏有興趣的我，方便很多，尤其我最有興趣的台灣跟歐美的交流典故。我因此可以開始而且主要在國外挖掘，而這幾十年的「掘寶」術，一直在轉變中。

要挖掘當然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地在各地，也要有「何時何地去挖掘」的態度。找資料及找人當然是第一步，打電話、用信、fax、email等各種方式去尋找。剛開始時，寫信靠手寫，還好那時已有Xerox機可複印，可郵寄多人，還沒

有email而且連傳真也還沒盛行。記得有時緊急要聯絡時，還要到醫院執行長的辦公室登記才能使用，全院才一台傳真機。我相信台灣人中，很少人寫信的數目超過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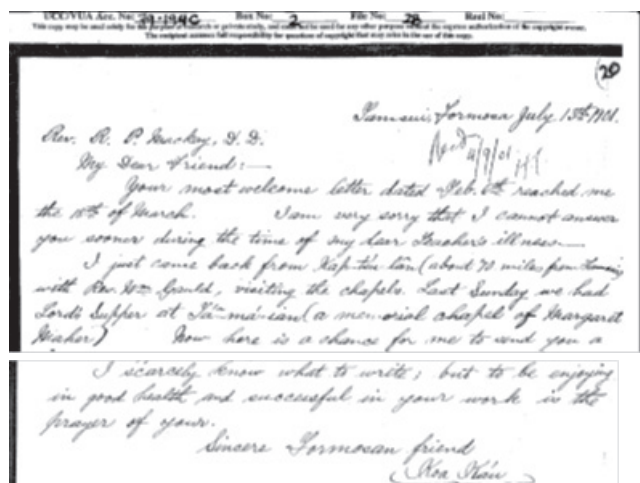
就以找到劉清風以及其他人物或典故的資訊為例，因為我寫信到當時的台美人的報紙《公論報》及《太平洋時報》，寫報導登找人找資料的聲明，那時常參加台美人的各種聚會如同鄉會、校友會、客家會、醫師會、教授協會或夏令營等，散發「尋人、找資料」的影印「廣告」，放在集會明顯的不同地方。劉清風醫師的子女，另一次有位年長的老輩跟我講，我名單中的一位早期留學生是他的同學，不少的資料就是因為看到這些的「廣告」來信聯絡。當然還有更多如下討論，挖掘寶藏的良方。

子女或其他家屬的資訊

子女、其他親友人回應後，自然跟他們寫信、傳真、email，打電話或親自訪問等種種方法聯絡。為得到更多資訊，如下幾節說明，我還安排子女或親友來參加討論會，也邀請他們投稿到雜誌，尤其當時我主辦的雜誌《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會刊》。

一般而言，日本人的家屬反應最熱心，資料較正確。最先於《成大醫訊》報導肺吸蟲跟台南的關聯之資料，就是我跟研究肺吸蟲最有成就的橫川宗雄的遺孀通信而得到的資料。日本人戰前有關寄生蟲的研究，不少又經過橫川夫人的「義妹」（日本稱法，她弟弟的夫人），因此又靠他們跟中川幸庵的子女聯繫，而得到不少的資訊。

在馬偕牧師來自加拿大，聯絡上在加



※ 圖（二）馬偕牧師孫女，主動去加拿大長老教會母會找到的資料，是馬偕的女婿柯玖（Koa Kau），於 1901 年寫給母會報告馬偕疾病治療的經過。這裡是用手寫 10 張的信函的開端及最後幾行。請注意，最上面有母會存檔分類的號碼，是保存資料的好榜樣。

拿大的馬偕孫女，跟她通信了很多次，她回答我一些我的疑問。當我只提到加拿大的長老教會母會有報告馬偕疾病的幾種信件，母會無法替我尋找。我並沒請求，她自己主動去母會找出那些信件，影印寄給我（圖二）。同樣地當我寫羅明遠醫師（Dr. Robert McClure）時，輾轉找到他出生於台北的兒子，寫信去找他，他年紀已大又生病不能回信，不過還吩咐他的朋友打電話給我。

跟其他的資訊一樣，不見得從家屬得到的資訊一定正確，從我個人收集的經驗，不少人自己或家人造假，所寫的資料「膨風」不少。有些只是家中的傳說，雖不是故意，不一定正確，仍要多方查證。一般而言，台灣人較不注重正確性，習慣於馬馬虎虎，供給的材料要多方查證。

找機構如學校、校友會等

找到初步資料後，我去找有關的機構如學校、校友會、醫學會，不論台灣、美國、日本都有好資料，但不同的機構的反應不同，有些須緊「逼迫盯人」地追求才有辦法得到。我去信 Indiana 大學醫學院及哈佛大學的校友會探找劉清風及林炯東（安息）兩前輩的消息，就有不一樣的回

應。

Indiana 大學校友會很幫忙，不但回信，還自動把當時仍可能生存的 10 位同班（1926 年醫學院畢業）校友名單送給我，我寫信給那 10 位，有 3 位回信。其中一位寫長信，還加寫他如何跟劉清風的女兒聯絡，但不是每個學校或機構如此友善。

找林炯東的資料時，發現他的一篇論文出自哈佛大學，當我向校友會詢問，他們不願找，對早已過世 20 幾年的前輩，說若沒當事人的同意，沒法進行探查。這當然只是藉口，只好找內線。找哈佛的教授去校友會訪問，哈佛的教授就能使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找 1950 年代的資料，資料雖不多，最少找到林前輩從前只當過一學期的特別學生，不是家屬信中所說，得到哈佛大學的醫學博士。

日本的學校或機構一般而言，必較熱心，去信學校校長（總長）、醫學部部長或醫學會的會長，雖不能親自回信，吩咐其他單位回信提供資料。仍有少數日本人或機構，還有從前看不起台灣的心態，譬如曾找到一位在日本學術機構很有成就的台灣人的子女，去信幾次都不回信，我知道有些人怕人知道他們是台灣人的後裔。另一日本人早期曾來過台灣服務，以

後回到京都大學學術界很有成就，當到京都大學附屬醫院的院長及專科學術協會的會長，京都大學較傲慢，去信幾次都沒回信，但學術協會會長，提供不少資料。

台灣的學術機構雖有些很幫忙，整體而言是我接觸中最差勁的國家，越老大則越傲慢，而且愈高職位者愈高傲，幾番去信不理。當然他們很忙，美國、日本大學的校長、院長或主管也一樣很忙，他們會交給秘書或其他單位處理。台灣的醫學學術機構領導人，一般而言，受過日本教育越多的越會回應，我那一輩前後或比我年輕輩就高傲多了。

寶藏來自各樣、各式的書及文件：圖書館及網路

書的資料當然是最初步寶藏的苗頭，現代醫學從歐美的醫療宣教師及英國來台的海關醫官開始，教會及其他歐美曾來台過的人士或其他人寫他們的著作，有不少的寶藏。新樓醫院或教會出版的書籍或期刊，就找到不少府城的寶藏，拙著中已討論不少。

早期到過台灣的外國人寫的書或期刊之文，埋藏不少寶藏，說埋藏因為要找的資料不一定明顯，要去挖掘才會出土。因為很早期就出版，很多早已沒版權，從國際網路可以免費下載早期的英文文獻，包括一些書／期刊。順便一提，很多的寶藏，一樣地深深地埋藏於網站中，更要去挖掘。

上面談到書或期刊，除了少書從書店或網路可以買到，最重要最多的寶藏，仍是深藏於圖書館及網站內，府城寶藏廣藏世界各地。分藏有其好處，因此我在美國可尋獲，但分散太多，就不易把資訊收齊全，單一的圖書館或網站不可能會收存很

多的寶藏。現代的資訊搜尋辦法，尤其近年來的國際網路就可以補救這種分藏的缺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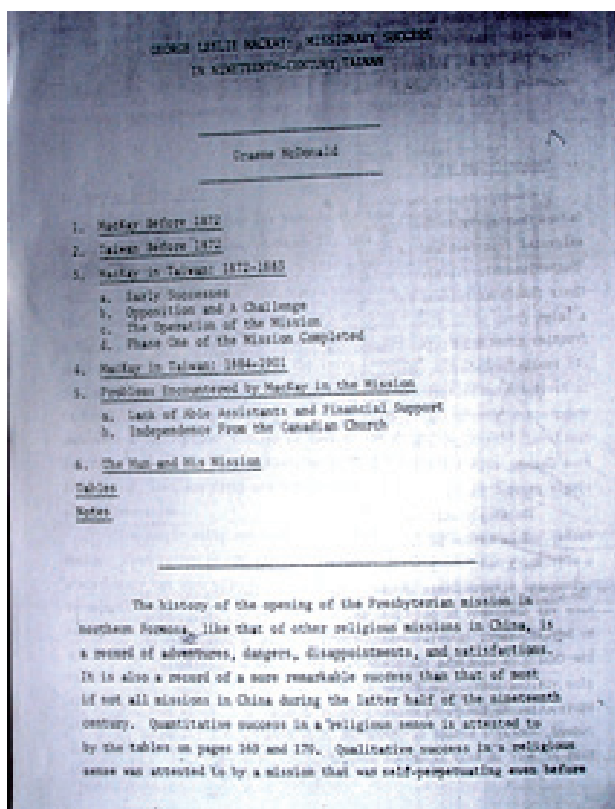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服務的聖路易大學，雖退休多年，因仍有名譽教授的身分，跟以前一樣可以利用學校的圖書館資源。圖書館的服務中，有一「館際借書服務（Interlibrary Loan Service）」，幾乎美國所有圖書館有的書，世界各地找得到的期刊文章，不管是哪種語言，只要有書名或文章所在的期刊或文獻，除了偶而因是善本或珍藏本外，幾乎都可透過此館際借書服務室，借到或得到複印文獻，我自己又不必出資，方便我得到不少資訊。

我們 St. Louis 大都會，憑我的學校身份證，還可以到鄰近的圖書館借書，我就去同城市的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館內自由瀏覽及借書。其實其他學校如史丹福大學的圖書館，我幾次到加州時，也一樣肯讓我有短期進入藏書室及借書的權力。

有些資料尤其一些學位論文，並沒正式出版，因數量多，當時只能以 Microfilm 儲存，不像現在很簡單地可數位化儲存。若要找早期的論文。只要有書／文章及作者資料，一般而言館際借書服務室，仍可找到文章及印出來寄給我（圖三）。

歐美文獻

說到此 Microfilm，順便來談歐美人，就是人不在或不曾到台灣，不懂中文或台灣語言人，很努力地去收集台灣的資料。一位哈佛大學的研究生，主要靠在加拿大教會的資料寫了一博士論文 "*Geoge Lesle MacKay: Missionary Success in Nineteenth-Century Taiwan*"，我在 Microfilm 檔案找到，這資料好像沒出



※ 圖（三）哈佛大學博士論文“*George Leslie MacKay: Missionary Success in Nineteenth-Century Taiwan*”研究主要靠在加拿大教會的資料而寫。（因由 Interlibrary Service 自 Microfilm 檔案印出來寄給我，因此很不清晰）

版。當我看到這論文時，曾上網找作者，他那時已過世，以後沒繼續台灣的歷史研究。類似地，找資料時，不時看到外國人對台灣有深度研究的書或期刊文章發表。

下兩例想說明，不少歐美人士對台灣的資訊保存收集很有貢獻。圖四的一本書雖然在台灣發行，本是一位 Oregon 州立小學院的圖書館學教授及圖書館員，他從歐美文獻收集了 1945 年前，上千位到過台灣的歐美人士。他大概不懂中文或日文，都可收集到這些資料。後來中央研究院買了他的收集資料的版權，出版一書“*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, to 1945;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*”（註 8）。我十幾年前，因看到最少兩位日據時代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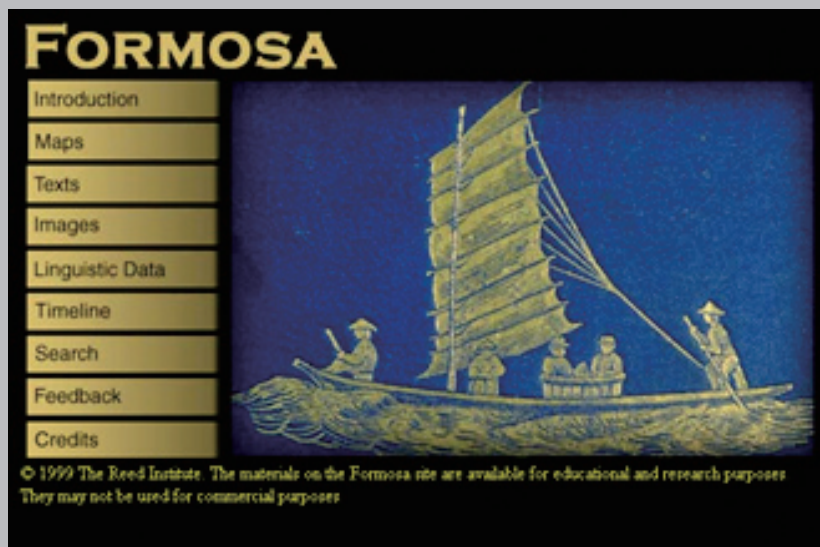
歐美人士不在名單中，找到作者詢問。他說一位可能是常駐中國福建的外交官員，有事才去台灣，有位日本機構聘請的歐美人士，沒有外國文獻紀錄，所以他沒查到。

另一類主要在網站找到，有些外國機構，如圖五的 The Reed Institute，收集跟台灣有關的英文資訊，資料來源仍主要來自歐美文獻，此網站首頁可看出他們收集不少早期台灣的地圖、文章、圖片等。有關台灣早期的外文文獻，分散於舊出版物或期刊中，本很難找到這類文獻。這類網站收集轉載有關台灣的各種文獻，尤其台灣早期跟歐美交流的資訊。這一類的網站其實不少，這只是一個樣本，不少的海內外台灣人、日本人、中國人及其他地方人士，有不同類別不同語言的收集網站。

參與社團活動、演講及廣交朋友收集資料

為了收集資料，如上討論我很喜歡參加一些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團活動，除分發「廣告」外，還主動要求演講或討論會中發言。因從事學術醫學，經常有機會到外地參加學術性會議，不論台灣或北美，我經常要求參加當地的社團活動，一樣地散發「廣告」及參與演講會。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新線索或寶貴的資訊。同樣地，台灣人尤其醫界人士到 St. Louis 來，我也盡量安排跟他們接觸。

外地來人時，不管什麼場合來，經常邀請他們參加，我或此地社團主辦的座談會或演講會。成大前醫學院黃崑巖路過 St. Louis 時通知我，我馬上聯絡主辦此地醫學會 / 教授協會請他演講（註 9）。同樣情形下，安排過成大韓良誠及王乃三兩教授與我們此地的醫師、教授們舉行座談會，當然不一定是我主辦的，跟其他醫



※ 圖（四）、（五）外國收集及編著有關於台灣的資料。

左邊是 1945 年前來台灣的西方人士辭典；右邊是 The Reed Institute 的 Formosa 網站首頁。

學院／醫院或機構的師長、前輩或朋友交流的機會一樣也不少。

找資料由很多人幫忙，不少從未見過面。網路很重要，真正瞭解網路的「國際」性。不管在台灣、北美甚至於歐洲及其他地方，都有不少人幫忙。供給或幫忙找到資料的師長、前輩、朋友算都算不完。不是故意在此寫成大的好話，成大機構或教授們，一般而言不僅醫學院，其他的如歷史系、台灣語文系很願幫忙，不像有些老大的大學或機構那麼傲慢。

為找文獻學習台語羅馬字／求助日、德文高手

因為早期的現代醫學跟長老教會有密切關係，找資料的過程中，發現學習 Holo 台語羅馬字對搜尋早期的資料非常有用。雖仍不能完全掌握及瞭解全羅馬字的文章，對漢羅並用的 Holo 台語已無甚困難，若花時間慢慢看，幾乎可看懂的全羅台語的短文。要引用時，怕會錯意，只好慢慢看，有時我自己先「翻譯」，再找

資深懂羅馬字的朋友，尤其教會人士幫忙解讀有錯誤否。

同樣地，挖掘早期的醫學史的寶藏，日文也要懂些。我是 1946 年才進小學，第一年次完全接受中華民國教育的學生，沒有受過日文的教育。上學時連アイウエオ的日文假名都沒學過，大學時自修的日文，多少派上用場，主要仍靠漢字及簡單假名去瞭解。一旦要完全瞭解只好靠母親、長輩、朋友及日本同事的幫忙。要跟老一輩的日本人寫信，英文曾被會錯意，以後若有實質重要的信函，常請人翻譯為日文再寄出。

上述幫忙的師長、前輩、同仁、朋友（包括只通過信的網友）說也說不盡。德文學過兩年，上過補習班，幾個字或幾句時，還可查字典。雖很少須看長篇大論，偶而還是碰到，找留德的朋友幫忙外，有次還從網路找到一位新聞局的駐德國慕尼黑新聞處的職員，他幫忙收集資料及翻譯，兩人一起發表一論文（註 10）。

錯誤處及改進地方

以上都是寫自己的「努力」處，多少都是講自己的好話（吹牛）。其實這本書出版後，知道會有些錯誤，因為種種原因，要趕時間出版。編輯更改不少章節的安排，因出版公司的慣例不同，文獻要重新安排，顧此失彼下，每次校對都有些錯誤。知道出版後仍會有些未盡理想的錯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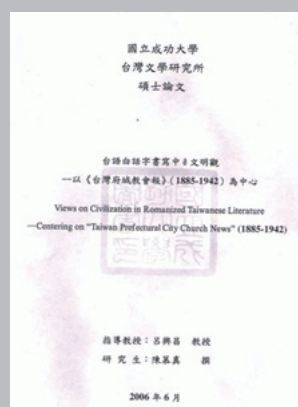
非常高興府城人的王立楷醫師，花了很多功夫，詳細校對，發現不少錯誤，因編輯、排版、印刷的錯誤出乎我意料之外之多。總之還是因為不小心，抄寫資料遺漏或誤解處，大部分是安排或打字的錯誤，無論如何仍是錯誤，很丟臉。不過錯誤須讓人知道，刊登此書的更正在我部落格內（註 11）。

王醫師詳讀下，有些仍不瞭解處，可見我寫得不明白。我特別在我的部落格刊出我向王醫師解釋他讀後不明瞭處。請有此書者看上更正及附上一些解釋或能幫忙您瞭解。我非常感謝王醫師，我「聞誤而喜」，因為這樣才能更正進步。再次說明，沒仔細好好地校對，粗心大意仍是錯誤的最大來源，無論如何以後要更加小心。

結語：

研讀歷史，探討歷史有什麼好處？除了探討歷史及故事有興趣外，對社會有什麼好處？對人類的發展有什麼影響？歷史寫錯的有那麼重要嗎？「以古鑑今」或「前事為後事之師」就是研讀探討歷史最重要的宗旨。看我討論從前日據時代的鴉片問題，總編輯就說「不禁連想到目前的毒癮問題」（註 1），這就是歷史要正確的道理，因為會影響以後處理目前或將來的問題。不能「祇是試圖把故事寫得吸引人一些，就沒認真去想科學的證據」而「的確有點虛構」，更不能「這些差異還無傷大雅」的心態（註 2,3,4）。

府城，當然不只府城，寶藏仍可說無窮盡，尚待挖掘。大家一起來努力。最後，更歡迎大家繼續來信、來電或 E-mail 給我，請多多指教並提供資料和線索。早期台南醫學史從各個角度都可以深入探討。在此，先謝謝大家，我的 E-mail: chuj@slu.edu 和 aljychu@yahoo.com（請寄送兩處），Fax: 314-268-4081，住址: Dr. J. Y. Chu, Cardinal Glennon Children's Hospital, 1465 S. Grand Blvd, St. Louis, MO63104，再次謝謝大家的共襄盛舉，請協助提供更多資料。



※ 圖（六）、（七）

府城挖掘出來的其他寶藏。左邊是新樓醫院出版的書；右邊是成大台文系的碩士論文。

附錄：

圖一中稍帶粉紅色的地圖，根據翁佳音教授查證，是第二次大戰期間，美軍使用的地圖，所以有英文字。白色的部分是今台南市（原台南縣加進去）的地圖，不過為了排版，把角度稍調整而非「本貌」，有位府城人，來信「抗議」。圖中的聽診器及顯微鏡，非常現代，不是此書主要討論 1945 年以前使用的醫學儀器。封面設計者放入較現代的儀器，很高明地表達，探討歷史有承先啟後的用意罷！

參考文獻：

1. 徐茂銘：編後語。台灣醫界。2006（10月）；49（10）：124。
2. 朱真一：存疑、查證、求真(1)：前言－神話、誤診及偏方。當代醫學。2013；40：318-321。
3. 朱真一：正視醫學資訊的正確可靠（一）；談《讓歷史教我們醫學》之一章〈打開二十世紀醫學的四面窗－從四個意外發現的醫學小故事談起〉。當代醫學。2011；38：148-153。
4. 朱真一：存疑、查證、求真(7，總結)－「溫故知新」的補正；存疑查證「權威」。當代醫學。2013；40：812-818。
5. 朱真一：掘寶記。在朱真一：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。台北市，望春風文化。2004：228-232。
6. 朱真一：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（一）。新莊市，望春風文化，2007。
7. 朱真一：臺灣熱帶醫學人物故事－推動國際交流的醫界先驅。台北市，台大出版中心，2011。
8. Otness HM: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, to 1945;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. Taipei, Academia Sinica, 1999.
9. 朱真一：黃崑巖教授二十年前的演講。成大醫訊。黃崑巖教授追思紀念文集。2012：90-91。
10. 朱真一、陳克敏：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（九）－早期來台灣的德籍人士(1)：昆蟲學家 Hans Sauter（紹達；エツチ、サウタ）。台灣醫界。2007；50：346-350。
11. 《府城醫學史開講》更正。http://albertjenyihchu.blogspot.com/2013/12/blog-post_5481.html (2014.1.7.)